

4·7



红岩 话剧

红 岩

四川人民出版社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.25 插页3 字数84千
1979年10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450 册

书号：10118·235 定价：0.36元



第四场 徐鹏飞千方百计想搞一张与许云峰碰杯的照片，好借以妖言惑众。但阴谋始终未能得逞。

第六场 重庆临近解放，狱中党组织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忍辱负重的老党员华子良同志及时与党组织接关系。



第八场 重庆临近解放，地下党给狱中同志送来钢锉，协助同志们越狱。



重庆市话剧团 演出
曹明舒 摄影

人物表

李敬原	大 曹 (即游行队伍中 的纠察队员之 一)
许云峰	
江雪琴	
成 尚	小 李 (即游行队伍中 的纠察队员之 二)
刘思扬	
老大哥	
陈松林	老 袁
华子良	王班长
胡 浩 (即穿长衫的尖 业青年)	报 童
老 超	青年甲
孙明霞	青年乙
李青竹	薛 汉 (外号人称“信 不得”)
成 瑶	投机商甲
成 母	投机商乙
小 宁	大相士
景一清	徐鹏飞
和 尚	沈养斋

姚吉伯（即戴黑呢帽的 人）	神秘书乙
郑克昌（即穷学生模样的 人）	国民党渣兵甲
朱 介	国民党渣兵乙
程 程	胖子（即行动队长）
猫头鹰	女招待数人
玛 莉	特务们
甫志高	刽子手们
白公馆采购特务（即神 秘人物甲）	勤务兵
	男秘书
	女秘书

第一场

〔若瑟堂的钟敲响六下……〕
〔一声汽笛长啸……〕
〔绝早，是黎明前黑暗的时刻……〕
〔山城街头一角，晨雾弥漫，远处，被称为“精神堡垒”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雾海里，显得垂头丧气。雾真人，连街对面都看不见人，街灯愈见昏黄无力。〕
〔一九四九年元旦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人间……〕
〔一个豪迈激越的声音远远地响了起来：
“拔国山河北，
群情尽望春，
‘英雄’夸统一，
后笑是何人？”〕
〔一辆撞人的警车急驰而过，留下来一股黑烟，一声鬼哭似嚎叫……〕
〔街灯渐暗，朝阳极力透过这灰濛濛的雾罩，可是雾太浓，只射过来一线淡淡的阳光，虽然如此，但究竟是冬天的可爱的太阳啊。于是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嘈杂的闹声：一些赶早市的，去大阳沟市场买菜的，忙着上交易市场的经纪人，去新生市场吃早点的，三三两两络绎不绝；这样，都市的脉膊就开始了跳动。〕
〔一个报童，赤着脚，戴一顶又破又大的鸭舌帽，他边跑边

唱，在国泰咖啡馆门口停了下来……

[国泰咖啡馆是在抗战期中兴起的一家咖啡茶座，它虽处闹市，却是座落在临近“精神堡垒”的一条僻街上，交通既然方便，又能避免烦嚣，因此生意十分兴隆。这里地势较低，咖啡馆背靠着通向“精神堡垒”去的那条大马路，路边有石栏围绕，一排整齐的石级可以通向马路，曲曲折折，的确有点山城特殊的风格。咖啡馆右边下去是去大川银行宿舍的胡同——四川人叫巷子。在巷子尽头，灰濛濛的雾气中，还看得见“大川银行宿舍”几个耀眼的红字。巷子口上有排白石栏杆可供行人休息。

[咖啡馆的门面是颇为堂皇的：磨石的水泥圆柱 落地的玻璃门楼，玻璃橱窗上是辉煌的金字，转动的霓虹灯广告，显得颇有些异样情调，也许正是早茶时候吧？咖啡馆已经播送着软绵绵的音乐了……

报童 买报！买报！看1949年中国往何处去的新闻！看美国原子军事演习的新闻！看国军大捷，华蓥山威胁解除的新闻！看蒋总统发表和谈的新闻！看币制改革、百万大钞出笼的新闻！看大学教授困年关，厕所上吊的新闻！（进咖啡馆）

[李敬原、老赵从石梯下来。李身着厚呢大衣，金丝眼镜，气度沉毅。老赵是银行职员打扮，神态稳重，两人谈着过来……顺便买了张报纸……

老赵 你看这个和谈新闻……

李敬原 这算什么新闻？旧谱袭用而已！（警惕地）不过（看了看四周）配合这个烟幕，美国新闻处又派来一个顾问，此人一改戴笠作风，主张采用“红旗政策”，这倒值得注意的（看了看表）时间还早，你去安排一

下《挺进报》换人手的事，而后就在银行公会等我。我在这儿等一下老许。目前形势发展很快，我们的工作必须跟上……（停）今天大学生游行可能出事。你就别到这儿来了。

老 越 好。（下）

〔李敬原点燃了烟卷，向咖啡馆走去……报童喊卖报出……〕穿长衫的青年走了过来。他，灰布旧棉袍，青布下装，破皮鞋，头上没有帽子，就让头发随便纷披着，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腋下夹着一本书。是个失业青年的样子。

穿长衫的 报纸。

〔他接过报纸，边看，边给钱。报童一面忙着收钱，一面忙着给别人报纸，他看了看穿长衫的。〕

报 童 先生，请您换一下！

穿长衫的 这不是中央银行的钞票？

报 童 百万大钞出笼了，银元券买不到东西。先生！难为您换一下！（他又忙着唱了起来）看蒋总统和谈的新闻勒！看百万大钞出笼的新闻勒！

〔几个人围了过来。〕

穿长衫的 中央银行的一千块钱，买不到一张中央日报，真他妈的新闻！

〔他换了两个镍币，报童收下了，又叫着跑去。〕

〔商店里的收音机开始活动，一个娇声娇气的女人嗓子尖叫起来：

“假惺惺！假惺惺！什么叫着假惺惺……”

〔一个店员模样的青年，从“精神堡垒”走过来。他，身材壮实，店员装束，红红的脸膛，精神奕奕，腋下夹着一些印

书的样纸。笑容留在脸上，显然是很兴奋的。(这就是陈松林。他看见走过来的那个工人装束的中年汉子，不禁叫了起来。

许云峰 小陈！

陈松林 杨师傅！好早呀！

(中年汉子站住了，他正是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的许云峰；四十多岁，高高的身材，黑漆漆两道眉毛，眼光坚定而沉抑，微微有点络腮胡子，但却剃得干干净净的。他穿着工人服装，态度平易近人，说话爽利风趣。提着个工人们用来装工具的帆布口袋，象是才下了夜班的样子。)

许云峰 早哇！是进城看热闹的？

陈松林 ‘杨师傅，我正要找您！’(扬了扬手中的报纸)看见了吧？“和谈”，这又要的什么把戏啊！

许云峰 你说呢？

陈松林 我说呀，黄鼠狼给鸡拜年……

许云峰 小对！没安着好心！

陈松林 不过，杨师傅，我耽心有人会……

(一个卖纸烟的小贩走了过来。)

许云峰 别耽那么多心了，来，抽支烟再说。(他掏出钱夹，向走过来的小贩买了两支香烟)小陈呀，爆仗一声除旧岁！好好把书店守着吧，将来有好日子过的！(他向咖啡馆走去……)

陈松林 杨师傅！……

许云峰 (停下来望着小陈)有啥事儿？……咱们到里面去谈吧！

- 陈松林 不去了，甫经理还等着我呢！
- 许云峰 哟，坐下来谈谈，什么要紧事，火烧眉毛的样子？
(他发现陈松林的印书纸)这是什么？(他走了回来，在石栏上坐下)
- 陈松林 办刊物的纸呀！
- 许云峰 办刊物？
- 陈松林 您不知道？书店要扩大，要办刊物，还要吸收店员！
- 许云峰 哟，这可是野猫子咬牛——大干哩。谁的主意？
- 陈松林 老甫呀！说是你们股东会议同意了的。您不知道？
- 许云峰 不知道。还要吸收店员，谁？
- 陈松林 一个住在重大的失业青年——郑克昌。
- 许云峰 哟，这可真是新闻。这个人是谁介绍来的？
- 陈松林 谁也没有介绍，是到书店来看书认识的。
- 许云峰 啊！(沉思)……
- 陈松林 他俩可合得来呢，经理赏识他的才华，他佩服经理的魄力。郑克昌还把自己的大衣都卖了来捐给老甫呢……
- 许云峰 (依然在沉思)萍水相逢，倾囊相助……
- 陈松林 他还说，快天亮了，应该让他放手搞一下，不然，错过机会就一事无成……
- 许云峰 小陈，你知道书店的营业方针，是股东会议决定的，个人没有权利更改！
- 陈松林 知道。
- 许云峰 那你怎么不提醒他呢？

- 陈松林 还提醒呢，我才说一句，他就批评我狭隘，不开展。还说他是经理，一切由他个人负责。
- 许云峰 这难道是他个人的事？好，小陈，你去找他说，我在老地方等他。
- 陈松林 好。我这就去。
- 许云峰 啊，小陈，你书店里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吧？
- 陈松林 没有。
- 许云峰 这就好。你找到老甫就赶快回去收拾收拾……
- 陈松林 (惊奇)怎么？
- 许云峰 没什么。难道新年来了你也不收拾一下，懒懒散散地让客人看见多不好呀，我们要懂得做生意呀！啊？(他爽朗地笑了起来)
- 陈松林 (有所领悟，也笑了起来)哈……
- 许云峰 快走吧！(低声)今天全市学生游行，你最好不要在城里耽搁！
- 陈松林 你呢？
- 许云峰 我要在这儿，还有点事耽搁，不要紧，你先走吧。(陈松林望着许云峰的背影消失在咖啡馆的玻璃门楼里。于是他拾起放在石栏杆上的那些印杂志的样纸，准备去大川银行宿舍，不料却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。来人手中的东西撒落一地。他遭到来人一声斥责：“你是怎么走路的？”)
- 陈松林 (十分抱歉)对不起！……啊，经理！(来人正是甫志高，他一身豪华的西装，薄呢大衣，呢帽金丝眼镜，十足的绅士气派。)
- 甫志高 (看清楚了对方)小陈啊，你怎么老是这么慌里慌

张的？

陈松林 (拣起了地上的零星物件) 经理我正要来找您。

甫志高 (看见小陈扶着的样纸) 啊，纸已经买好了！小陈，好好干吧！郑克昌都把他写的诗交给我了，(从洒落在地上的那包东西里，拣出了一个鲜红色的笔记本) 我决定在创刊号上选用几首。

陈松林 经理，杨师傅叫我来找您，他想给你谈谈关于书店的事。

甫志高 啊，老许？

陈松林 (提醒他) 经理！

甫志高 你告诉他办刊物的事啦？

陈松林 哟。

甫志高 嗨呀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叫你不必讲，不必讲，等我把刊物印出来再说嘛！

陈松林 他正在里面，我们找他一起谈去……

甫志高 我不去！这个人呀，开口原则，闭口原则，……谨慎细微，气量不大……(许云峰和李敬原先后从咖啡馆出来，听见谈话，示意李敬原走开，独自走了过来。)

许云峰 (笑嘻嘻地) 关云长量大失荆州呀。经理，还是谨慎点好。大钞出笼市场会起变化的呀！

甫志高 (非常尴尬) 啊，老许！……杨师傅！

许云峰 (望了望四周) 刚才小陈说书店要检修一下线路，现刻手上没有工具，我下午再来吧。(低声) 我在老地

方等你！（欲下）

甫志高 不，老许！我是个急性子，有什么要紧的事，您先给我提个线儿吧！

许云峰 （忍耐）好吧！……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刚才我碰见小陈，要他约你来谈谈，准备把书店的工作商量一下。

甫志高 书店的一切，完全是遵照股东会议的决议办理的，难道还有什么不妥。

许云峰 （耐心地）老甫！营业方针是经过会议决定，个人无权变动，现在，书店办刊物，吸收店员，违反董事会的决议，这是要慎重考虑的问题。

甫志高 （非常不满）啊！就为我用了一个郑克昌？就为我想开展营业？就为我想多做点事？难道就……

许云峰 老甫，冷静点吧。晚饭后我们到书店好好扯一下！我还有个约会，再见了经理！

（望了望老许的背影，陈松林走近甫志高去）

陈松林 走吧，老甫！（望了望四周）

甫志高 （沉默）……你先走吧。我想在这里看一下游行。

陈松林 好。那我晚上在书店等你。

〔陈下。〕

〔甫志高低下头，无言地走了两步，却又不想现在回家，向“精神堡垒”走了两步，又停下了。他摸出一个漂亮的烟盒，抽出一支烟，掀起打火机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……〕

甫志高 ……哼！就为我想多做点事！就为我吸收了一个失业青年！批评啊！指责啊！唉，甫志高呵甫志高！“自古材大难为用”啊！

(他牢骚满腹，抑郁万分，慢慢地向咖啡馆走去……在门口停了停，吁了一口长气，象下了决心，推门进去了。

(两个中学生模样的青年起劲地谈着走来，他们都衣著朴素，一律麻灰学生制服，精神振奋，一个短发竖立，有点怒发冲冠的味道。一个年龄稍大，斯斯文文，戴副黑框子近视眼镜，有点象哲学家的样子。手中也拿了张报纸，象在争论着什么……

青年一 好，别争了，就在这儿等一下吧，游行队伍可能快要来了。

青年二 等什么，干脆一起到“山那边”去！

青年一 还是等一下吧，小宁还没有来，再说我们也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蒋光头这篇和谈宣言。……

青年二 研究个屁，“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，”我只相信这一条！

青年一 那么，当然(推了推眼镜)这是真理我相信。不过人家既然提出和谈，你却只管斗争，舆论也会批评你是毫无诚意……

青年二 (拉住他的同伴)好，你死心儿！你看，那就是蒋委员儿的诚意！

(一长串穿着破旧军衣的壮丁行列，象幽灵一样从雾海蒙蒙的街头走过……

青年一 什么？

青年二 壮丁！送到前线去打内战的壮丁！

(收音机里的女人，又尖声尖气地叫了起来：“假惺惺，假惺惺，什么叫着假惺惺，你想看，你要看，你就仔细的看

看清！不要那样地装作，不要那样地装作——一本正经，吓坏了人。

青年二 看见了吧，这就是蒋委员儿的和谈，真他妈的假惺惺！

青年一 哎！（目瞪口呆）打不得了（推了下眼镜）那么当然，再打两年，我们这些人就要步这位大学教授的后尘了。

青年二 到公共厕所上吊？我才不！“此路走不通，去找毛泽东！”“山那边”去不成，华蓥山总还找得到。

青年一 又冲动！还是看一看吧！

青年二 看什么？对于蒋光头的话呀，我奉劝你三字箴言——信不得！

〔他们向“精神堡垒”人丛中走去。〕

有人在后面接了腔：

“对！信不得，哪个信了那个倒楣！”

〔一个喝醉了酒的老汉，蹒跚地走了上来。他一把拉住那个走过来的穿长衫的人。〕

醉汉 先生！你告诉我！（神秘地）是袁大头值钱？（从身上摸出一卷钞票）还是蒋委员儿值钱呀？……

穿长衫的 你这是怎么啦？

〔报童又唱着走过来……〕

报童 买报！买报！买百万大钞出笼的新闻！买蒋总统和谈的新闻！

醉汉 （拉住报童）哪个买蒋统统？我有，（扬起手中钞票）我有！……哪个买？……

报 章 张大爷，你怎么搞的，喝醉了吗，回去睡觉嘛，又不是我叫你去换的银元。（他向围拢来的人群）他是下江人，抗战逃难进川的。挑抬下力，好不容易存了几块银元，前天（他四面望了望）听了中央社的消息，拿到银行去换了银元券，想赚两个，好买船票回老家，今天大钞一出笼，他就急疯了，逢人便问，是蒋委员儿值钱？还是袁大头值钱？

醉 汉 对！你说说！是蒋委员值钱？还是袁大头值钱？

穿长衫的 算了，大爷，这些事情要自己拿主意，“造谣社”的消息信不得！

报 章 （他拖着醉汉走去）对！信不得！回家去吧！

醉 汉 （呆住了，突然他笑了起来）回家也信不得……信了就倒霉！哈……信不得！

（醉汉一边叫着，跌跌绊绊地被拖了下去……）

穿长衫的 一千块钱还买不得一张报纸！蒋委儿不如袁大头，真他妈的新闻！

〔他忿然走去，他发现了“精神堡垒”前围着的人群，于是，他也走了过去。

〔不知什么时候，有这样两个神秘人物也挤在人群中。他们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特殊气味！一个穿着元青哔叽中山装，一个完全美式装备——花哔叽下装、小裤管，麂皮加克，头上歪戴着鸭舌帽，嘴角斜吊着一支纸烟，看见穿长衫的人走过去，他也跟了过去。

〔两个投机商人走了过来：他们一个手中拿着银元，敲得叮叮当当的，一个手头正扬着一张报纸。

投机商甲 如何，老兄？大钞一出笼，物价翻几翻！你随便